



# 笔下漠河 信中“极光”

## ■赵利辉

冬天，我决定去漠河看极光，这是我许多年前的愿望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中国大地掀起了一股文学热。当时我虽然还是个中学生，却也不自觉地加入了这股潮流。那会儿没有网络，文学青年之间交流，除了星期天聚会，就是通信交个笔友。我在图书馆的一本杂志上，发现了一位漠河笔友的通讯地址，她的笔名叫“极光”。我给她写了一封信，落款“老陕”。

很快，我就收到了“极光”的回信。信中，她直呼我“老陕”，前面没有加任何形容词，但我仍感到很亲切，好像我们原本就熟识。在信中，“极光”介绍了她的故乡漠河：“只是东北的一个边陲小县，还不如说是镇子或村落。一到冬天，大雪纷飞，冷得出奇。漠河既美丽又宁静，在这里看极光必须是在冬天。极光五光十色，有时像一条彩带，曼妙多姿，有时像一团火焰，映红了苍穹。但极光可遇而不可求，要等上10年，或许更长的时间才能见到。所以，我不赞成你贸然来漠河。漠河很小，只有一家舞厅，寂寞的时候，我就去那里跳舞，因为离家很近。从舞厅往右数，第五根电线杆子旁，就是我家的房子了。你要是执意来看极光，就顺道看看我吧，聊聊文学什么的，我会做东北乱炖招待你。”

她的字迹娟秀，文笔优美，看得出是一位有文学修养的女性。而我的造句常常不很通顺，便挖空心思抄世界名著里的句子给她回信。她看出来，再次回信时，说她最喜欢读屠格涅夫的《猎人笔记》。“漠河郊外就像屠翁笔下的俄罗斯原野，有农民的木屋，雪地上有许多的兽迹，鸟的爪痕。循着这些踪迹，猎人能找到熊瞎子的

窝；野鸡受到惊吓，飞不动了，通常会把头埋进雪堆里，屁股却还暴露在外面，给猎人轻易地逮了回去。踪迹有时会被大风吹起的雪淹没了，这一天，猎人便很难有所收获。漠河冬天的雪很厚，深有半腿，人陷进去就难以自拔，大雪堵门是常有的事。这个天气，我只好待在家里烤火，做家务，或者读书。我有几本世界名著，当然没有你们图书馆里的多。我从你的来信中，读到了许多美妙的句子，这些我都不曾读过。老陕，你知道吗，你是我的朋友中最博学的人。”

我和“极光”的通信，不久被父亲发现。看完信，父亲并没有责怪我，只是说：“你要是考上东北的大学，就能去看极光了。”1987年的春节晚会上，费翔唱了首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，歌曲和舞蹈迅速风靡全国。我给“极光”写信道：“我学会跳舞了，是霹雳舞，费翔

跳的那个。”“极光”的回信很短，同样只有一句话，似乎也是在兴奋中写的：“我可以陪你一起跳！”随后的数月，我接连写了好几封信，但都没有收到她的回音。直到又一个冬天到来时，我才盼到了“极光”的信。信是寄到了学校传达室，我看完就哭了。信中，“极光”的字迹凌乱，句子几乎毫不连贯，她不断地问我：“你什么时候来漠河啊，今夜，我多想靠在一个陌生男人的肩膀上歇一会儿……你什么时候来漠河……”

我的异常举动引起了班主任老师的注意，她问明情况，没收了那封信，几天后转交给了我父亲。这一回，父亲严厉告诫我：“你不能这样下去荒废了学业。漠河的事，大家都知道，都在捐款捐物帮助他们。你可以回信安慰下‘极光’，这是我允许你写给她最后一封信！”我给“极光”随后的信中，

坦诚表明自己其实是一个中学生，之所以起笔名叫“老陕”，是想让笔友认为我很成熟，是个有担当的男人。但其实并不是，我的积蓄仅有5元，是积攒下来的父亲平时给的零花钱。我没有足够的路费去漠河看她，看漠河的极光，极光只是我夜里经常做的一个梦。我把许多个硬币和毛票装进信封里，沉重地投进大街上的绿色邮筒。从此，我再也没有收到过“极光”的信。

2021年，我偶然从网上听到一首《漠河舞厅》，不禁泪流满面。“我从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，也没有见过有人，在深夜放烟火……三千里，偶然见过你；花园里，有裙翩舞起；灯光底，抖落了晨曦，在1980的漠河舞厅。如果有时间，你会来看一看我吧，看大雪如何衰老的，我的眼睛如何融化。如果你看见我的话，请转过身去再惊讶，我怕我的眼泪我的白

发像羞耻的笑话……”光阴飞逝，34年过去了，我已从一个青涩少年变成了“油腻大叔”，却仍没有去漠河看过极光。2023年的冬天，我决定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跨越三千里，去漠河看极光。

《漠河舞厅》讲述的是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，歌曲背景和我的故事大致相同。在30多年前的那场森林大火中，遇难的其实就有“极光”的家人。我承认在笔友间以文会友的交往中，多多少少会有浪漫加工甚至虚构的成分，但在这个世界上，漠河的极光是真实存在的，我相信那位叫“极光”的笔友也是真实存在的。如果找到她，我想为她读一段法国女作家杜拉斯小说的开头：“我已经老了，有一天，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。他主动介绍自己，他对我说：‘我认识你，我永远记得你。那时候，你还很年轻，人人都说你美，现在，我是特地来告诉你，对我来说，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，那时你是年轻女人，与那时的面貌相比，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……’”这个场景，我在脑海中预演过很多遍。那个男人叫“老陕”，那个女人叫“极光”。

守在漠河几天，极光这样壮丽的自然景观我终于是盼到了。但物是人非，顺着漠河舞厅往右数无论多少根电线杆子，我都找不着“极光”的家了。岁月缥缈的雾笼罩着，我只得返回舞厅，走了进去。

漠河舞厅，现在已成为了这座城市的文化符号、人气颇高的网红打卡地。舞厅的装修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样子，不是很深的地下室里，简陋的霓虹灯闪烁，人们相拥而舞，时光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那个青春无处安放的时代。



夕阳曲

李海波摄

## /// 闲思随笔

## ■阿紫

近期，电视剧《繁花》热播，我看沪语版，妻子看普通话版。作为过来人，追着剧，那个年代在记忆中重新唤醒，历历在目。

1992年开始，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，“下海”是最热的一个词汇。1993年我开户炒股，当时交易所里人山人海，和《繁花》里情形相似。买股票得写纸条，然后递进柜台

输入电脑。一大堆人挤在柜台窗口，捡好听的词语称呼里面的女柜员。有时纸条好不容易递进去了，却会因为被弄丢了而没买上股票。

原本我计划辞职去闯深圳，但本金被股票套住，最终没去成。如今，那时去深圳的熟人，有的已在当地坐拥两三套房；但也有人混得不理想，不仅没赚到钱，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也不见得安稳。人生际遇起

起伏伏，毫无定数，大致如此。

我大哥于1994年“下海”，受老邻居马爷影响，两人一起弄了个烧烤摊，每月收入3000多元，一人一半，在当时很可观。那位马爷不仅形似而且神似《繁花》里游本昌扮演的“爷叔”。但他没有什么智谋，也干不来烧烤摊上的活计。每天我大哥干活，马爷就在一旁的沙滩椅上“葛优躺”，吹嘘他家以前在上海滩的“地位”。

两年后，马爷心梗去世了。大哥以为收入要翻番，然而摊子很快搞不下去了。马爷在时，烧烤摊上从不会有人来找麻烦；但他一走，各种麻烦就来了，大哥摆不平。这下子，大哥才意识到马爷除了吹牛也的确有些本事，镇得住场子，并非白拿一半分红。

那个年代，眼见身边不起眼的某人，忽然就冷不丁“三九天穿裤衩儿——抖起来了”，惹

得每个人都会心痒痒。不过真正“下海”试试水，就知道钱不是那么好挣的。大多数人还是得老老实实做一份工作，沿着常规的奋斗轨迹，挣些辛苦钱。

年纪大了以后，能想得开的人会和自己达成和解，别人风光由他去吧。让别人的风光影响自己的心情，气出病是要自己掏钱治的。任凭繁花过眼，不与之争春，守住心平气和，也是不错的一辈子。

## 过眼繁花